

屏山草堂稿

文集目錄

卷一序

古今治統序

泳古堂詩集序

賴鯨升詩集序

西池草堂詩集序

改菴迂述序

時文初集自序

屏山草堂稿

目錄

姪叶嗜四書文稿序

族叔獻畫先生遺稿序

江右古文選序

應氏試藝選序

理學體要序

卷二序

棲溪黃氏族譜序

族渠西先生七袞壽序

韶口橋序

張友鴻三十序

族譜後序

送張景維序

青山堂付冊序

屏山尙友園序

壽張太尊序

黃仲宣壽序

族弟牧城壽序

羅簪軒挽冊序

卷三記 碑記

宜黃縣學廣額記

軍峯記

信公瑞公祠堂記

義田記

琉屏山房記

凝秀山房記

頑谷歸隱圖記

郡伯荔山羅公去思碑記

洪氏姑媳雙節合傳

鄒又良公克大公合祀祭田碑記

妹丈洪爾秀暨妹苦節合傳

卷四  
論辨考訖誌錄行述

吳節婦傳

秦論

質美惡辨

鄧六皆公暨配應孺人合傳

小白非兄辨

鄧液華傳

母難日辨

大祠寢堂上梁告文

鹿岡書院考

祭張采北先生暨黃孺人文

長孫和字說

祭內嫂黃節婦文

屏山草堂稿

目錄

屏山草堂稿

目錄

碧桃軒說

祭余栗園先生文

族兄簡在先生墓誌銘

祭韓惟章處士文

陳母馮孺人墓誌銘

祭媚太翁羅次羽先生暨洪孺人文

族叔母吳孺人墓誌銘

祭吳嫻太母文

族姪靜菴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祭媚太翁吳孝廉文

妻黃孺人行畧

祭吳嫻太母文

卷五  
傳告文祭文贊

黃亮弼先生傳

祭族叔母吳孺人文

外舅黃公枚正先生傳

吳嫓太翁贊

洪帝章贊

陳南矣像贊并序

丁母贊

紀雀

卷六

賦

心詞

書後

紀事

謙受益賦

紀僧夜話

玉茗花賦

紀藏句

文昌帝君心詞

上力堂周侍郎書

魁星心詞

上馮夔鳳太史書

觀音心詞

與江鶴亭郎中帥蘭皇給事書

大林寺佛心詞

與涂東川書

屏山草堂稿

目錄

大林寺韋馱菩薩心詞

答涂東川書

書曾文定公宜黃縣學記後

再上周侍郎書

書天孺子集後

上劉太尊書

書節烈錄後

與吳獻臣書

紀水

與劉天路學師書

紀割股者

徵刻三益堂時文選啟

紀縫者

與馮夢庚先生

屏山草堂稿

與江鶴亭楊斗南帥蘭臯諸同學

復顧老師

與管約三

復李濬升

與曾煥文

答歐陽集臣

答羅二野符亦章符斯萬

與陳馭南員外

答羅君儀

與弟魯書

與周力堂

答歐陽集臣

與管約三

寄上史酉峯師

與潘立夫

與黃鼎儕

與帥周二太史

答歐陽集臣

屏山草堂稿 目錄

與陶栗亭比部

答趙偉人

與羅霽軒

與族叔豫齋

再答羅霽軒

答族叔豫齋

與甥洪圖南

答涂東川

與符六堂

答李時御

與汪程萬

答譚克讓

亡弒答姪叶喈

與甥洪圖南

庚辰與姪叶喈

與內弟黃梅覺

與羅庭植

答黃梅覺

與羅庭植

壬午寄姪叶喈

與吳四映

壬午寄史西峯師

與族弟雲侶

屏山草堂稿

宜黃應麟固著

男文笏孫肇魁編輯

文集卷之一序

古今治統序

古者經史之名不分書春秋史也詩陳十五國風與夫郊廟燕享之事則猶史也然卽以爲經者經常也理也事舉其常物循乎理非大聖莫與於斯臨川徐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之一序

筆峒先生爲明理學年未四十卽絕意矜名歲著書不下數十百卷梓於閩於粵於金陵者居多不獨今日所讀毛詩註刪補已也而其維世翼教之功則古今治統一書幾與刪補詩註等先是刻版湮敝抄本亦散逸先生之嫡孫首是奉大中丞白公命徧籲索寫轉之因謀再鐫大學士高安朱公爲之序以行焉書凡若干卷上溯軒轅下迄勝代人自爲篇篇自爲論其大旨要以崇德黜奸興治救亂爲務無史之名而義精於史也學者侈談馬班然其先黃老之道德

輕殺身之仁義疵繆缺畧往往而有今則舉其事而一裹諸經而又馳古骋今浩瀚渾博取從前載籍語言盡供驅遣著一書一似不欲以著書見也其自居於好古而述者耶夫經史在宇宙如兩曜行天五緯正色秦漢以來作者代興然其下視大都爝火不熄耳筆峒先生於經有刪補之益天下既以爲匡鼎再來於史復有治統一書讀者自以爲與綱目同歸也如此等書可多得乎雖然他書不須作耶曰天地菁華之氣氤氳於人其餘者散布諸物品類雖殊道歸於所著者之家謂非天意也乎聽祖德之弗揚非孝棄天命而莫奉不祥非孝不祥罪莫大焉此古今治統所爲刻也夫運會險阨無事不有文章何負於人然或得於壁或得於口授或得於古塚野田間如治統者顧不足重耶麟不才竊嘗慕先生高風茲首是以上先生年譜聲滄浪子所著傳見示慨然於先澤之無餘幾焉故爲約畧序之如此

## 屏山草堂稿

## 文集卷十序

## 屏山草堂稿

## 文集卷十序

## 屏山草堂稿

測五經說畧五經解五經通旨葩經小見三閼反理學明辨古今道脈道脉敦流如此者功在經歷史一覽宇宙大觀千古尙論如此者功在史而匣劍寶光未審奚屬斯又無如何矣唯治統散而復萃萃而仍歸於所著者之家謂非天意也乎聽祖德之弗揚非孝棄天命而莫奉不祥非孝不祥罪莫大焉此古今治統所爲刻也夫運會險阨無事不有文章何負於人然或得於壁或得於口授或得於古塚野田間如治統者顧不足重耶麟不才竊嘗慕先生高風茲首是以先生年譜聲滄浪子所著傳見示慨然於先澤之無餘幾焉故爲約畧序之如此

於適用珊瑚木難火齊夜光井不寶且貴也而無濟於饑寒故公子王孫巨商貴客珍而藏之造物不以爲忌若夫農粟女布各挾其贏條以相高則其勢不能終日首是以爲他如過中小語硯滴海濤大寤編樂亦軒論讀書志諸無論十二闡擊壤亭集藝天論芸外想存俟錄林間答問擁爐談道雲窓合證夙悟新悟後悟存言諸書今日不盡傳者世家舊族多有之吾子孫不養一覩亦聽夫人之私惜如珊瑚珠玉之類可也至若四書辯俗四書正四書疑釋五經鑑

泳古堂詩集序

泳古堂詩吾友賴君嵇立之所作也其家會昌有園曰霞綺藏書數萬卷編摩之暇旁及花木竹石之趣故名勝甲于南郡而一時名公鉅卿與夫騷人逸士之好爲搜奇而攬秀者題咏甚富今集中唱和諸什所云綺園者是也君麗眉深目隆準橫肩骨豐氣豪與人交心膽懸於鼻孔其爲詩不肯依傍古人興至立就雖陳無已擁被索之無以踰其工也余嘗謂古詩三百半出於勞人思婦征夫遊女之手其人非有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序

淹雅之才而又非有推敲之細然往往足以感發乎人者則以性情之故深也是故陽燧之取火也爲其具火體也方諸之取水也爲其具水體也性情則詩之鑒燧矣昔袁中郎謂少陵詩法魏晉若徒取其形似則凡多鬱者皆孔子而面如削瓜者皆臯陶今人之詩率多鬱削瓜耳豈足與語性情哉君詩寫懷也則直抒其纏綿鬱勃必欲自吐之情而非詭爲欣戚也賦物也則直抉其聲色臭味不可名狀之處而非強爲點綴也譬之笛然善吹者脫去竹音君詩法少

陵然以視少陵詩又可謂脫去竹音者矣君在諸齒次居二故並呼二哥近授金器廣文余從旅館見之稱師君瞪目怒曰子不二哥我而師我疏我耶後再爾者當鳴鼓此亦足以見其性情之大概矣詩凡幾卷瑞金楊季重吉水羅銓雋新昌熊孚有並有序三君子者予畏友何敢尾其後安仁美載而出婦女競投以果雖老嫗亦然遂至滿車予言無足重聊自託老嫗之投云爾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序

賴鯨升詩集序

余素不識鯨升得交其兄滄嶠稽立兩會兄歲庚子合十三郡之秀聯正學堂文會登壇坫執牛耳者羣推滄嶠蓋滄嶠博洽多聞古貌古心能不爲甘語以給人衆兄弟倚爲藥石匪獨以齒見尊也又三年仲氏稽立以鄉試入省來與會其持論之刻亦如滄嶠觀世所謂詩文無一足當其意者每酒酣高會二三兄弟之在正學者無論唱和酬答各挾一凌唐轍晉之思卽談論風生者劍吹簫幾欲目空一世意致正舉山草堂稿 文集卷十序

漫顧滄嶠稽立兩人相顧械然殊似不樂獨之則曰此題堅壁惜吾鯨升不在此句絕唱惜吾鯨升不見泣數行下嗟夫以二兄之刻於論文而寧肯自諷其弟者乎以二兄之不爲甘語給人以第畜我正學諸子諸子盡拜其賜而寧肯路人其弟以歎其死者乎然則鯨升之作之可傳於後也審矣鯨升性穎慧太翁牧菴先生特愛之自幼病脚八歲向不能行年十七以咯血死平日讀書菊潭檢其遺稿得詩如千卷嗟夫鯨升可謂慘矣昔梅聖俞五十不遇歐公尚憫

其窮以爲不得用於朝廷不得作爲雅頌以追商周魯之作者使鯨升如聖俞日取鳥獸蟲魚之詭怪草木雲霞之絢爛以寫其抑鬱牢騷不平之慨卽跋而不恨孰謂一病以天求其長爲窮者之詩而竟不可得哉妙本藏於家余屢索之不獲今歲夏五稽立以金谿廣文循例入郡城曰得不死吾鯨升者惟菊潭詩草一帙予其爲我序之余曰海上神山人跡不到處也然其幽遠恍惚瑰麗變幻之境亦有能言之者人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序

豈必其身歷哉而人終不以爲誕也或曰鯨升之詩可配盛唐或曰豪邁古朴類二兄清詞雋旨迥非凡近可及則涂君東川言也之三說者並存之

西池草堂詩集序

過南豐宿福惠寺寺後矮屋三間牕燈掩映吟哦聲  
浮鐘磬外則胡子汎五建業處也汎五聞寺有客深  
夜一晤始知今歲是季同受知學使趙公因歎學者  
搨數寸管登文壇作萬人敵一門之內斬將搴旗其  
挾持之狀可知也翼日其兄東來枉顧余亟詢試作  
東來曰不過臚脂物耳寧足爲文耶遂出袖中詩數  
首見示蕭灑名雋殊有盛唐人風今東來跫然足音  
訪余屏山齋中刻燭分韻縱談十餘日得盡讀其行

屏山草堂稿

西池草堂詩集卷十序

僕所攜詩古文而屬余序其詩余因念國家以經

義取士上以此令下以此應羣天下英才皆牢籠驅  
策於其中一時高官峻爵前呼後殿肥身家而畏子  
孫驕妻妾而耀閭里者食報不爲不奢而君顧不好  
獨好爲詩則夫泥塗軒冕凌轢王侯如淵明太白諸  
公之所以雄踞千古者君已有其具何患詩之不工  
乎然唐制以詩取士爾時應制之章卽今之墨卷也  
夫挾詩以干祿利則其術必至出於逢迎術旣出於  
逢迎則其勢必至屈指已之性情以徇人之嗜好尙

安得有詩乎故歷初盛中晚而纖巧浮靡軟弱不振  
之風漸開蓋有由然也君今不好爲時文而好爲詩  
而所以爲詩者又不如唐人之藉此以干祿利抗懷  
孤詣以自寫其性情何至屈指徇人而纖巧浮靡軟  
弱不振之習豈得犯其筆端乎夫君旣工詩原非以  
爲祿利君不好爲時文亦復無心祿利二者異事而  
同源如此安見時文之不如詩之工乎他日與汎五  
用經義爲羔鴈必更有知音如趙公者由是出其所  
好以歌咏太平則余今日一人之言且與天下共證

屏山草堂稿

西池草堂詩集卷十一序

之矣君自溧溪徙居南豐城中其地曰西池故題其  
卷爲西池草堂集云

清代詩文集彙編

改菴述序

心曾着之而朱張雖逝猶令人想見典型之未遠矣

作詩莫先於三千選詩莫先於三百而論詩莫如吾夫子之言夫子之論詩也其析而評之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遯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統而斷之曰思無邪學者誠從斯言而抽繹之則三百之旨當不至大相抵牾豈區區與王楊盧駱爭烈乎從兄改菴年六十前不喜爲詩日鑽研於論孟五經與夫先儒性理講學諸書靡不探其秘密究其要歸一日讀朱子與敬夫贈答諸篇慨然歎曰能如此卽何嫌於韻語乎於是感懷寓意與復不淺積之數年得詩若干卷名曰述序蓋以式遵古訓未嘗敢妄作也夫世之爲詩者大抵長於賦物短於證理優於言情拙於諷事今觀晉唐以來膾炙人口之作蜂蝶滿紙雲月盈篇卽揆諸多識之義亦不過掇拾餘唾陳陳相因奚何關於風土之載博洽之資又况其大焉者乎吾兄之爲詩也所憂者在人心風俗之際所雜者在綱常名教之重悲歌慷慨皆其稽考之餘發於丕容自己庶幾夫子所論奉持而

序

文集卷十序

序

文集卷十序

序

時文初集自序

麟體羸善病家大人憐之甚持寵而驕自幼侈談任俠又好畜禽鳥泥滑滑畫眉之屬不吝百錢粥之雖從藝師遊終歲不作呻吾聲蓋質性魯鈍誦記多艱而羸者復不任其苦耳至庚寅年十九矣探篋得離騷讀之三月不下衣大人曰此與制義永矣廢睡嗒血徒自戕爲因自念丈夫苟思建立舍厭翰別無進取法而鼓琴立齊門無論不工亦不好也爾後學爲八股用日之半治左傳國策腐史唐宋八家諸書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序

半治時藝若陳大士章大力黃陶菴陳卧子金正希諸專稿選置枕中久之見其文或險怪奇峭或悲壯激昂或幽曲微奧或滄滄茫茫莫知淮海疎疎散不可端倪不禁寢食俱廢嗟夫使麟如道予入嘉陵山川景色一一現諸毫端則豈無廢寢食以求之者乃愚昧無一得自知鮮當於世然猶一似不甘坐棄與高才捷士角逐奔追邀倖於萬一者此挫鍼治綱鼓簧措精之夫所爲攘臂應武士之徵也其人則終身支離已矣麟作文苦態萬千日僅一藝增一藝必

火繼之年來畧務敏利生平好睡懶學尤不喜墨眷甲午還明墨數十首時一展玩然亦晚矣去年冬西昌熊子請梓文麟曰使余謀生不暇終宴且貧爲父兄憂爲鄉鄰非笑者皆此之故耳余旣自災又以災木乎然梓誠未可少也昔尹鐸爲晉陽趙簡子命鑿其壘鐸往增之余今且三比矣夫何望姑增吾壘以示豚犬革使知彼父之所以窮也昔康熙辛丑六月望後三日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二序

PDG

姪叶喈四書文稿序

文與行不得岐而二也自世之爲文者以文爲博取功名富貴之具於是文不根於性術而始與行岐而爲二究之行失而文必不能工以希圓倖進之心飾爲篤實光輝之譜皮不存而毛焉附失則俱失岐而二者又未始不合而爲一也豈足以欺天下與後世哉古者取士以賦以詩以策論至明用經義相沿迄於今其制屢更而莫如今法爲善蓋詩賦論策感時事之得失爲自己之胸臆不若時文以學士之口代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十序

孔曾思孟之言學不博則識力不高養不至則神氣不完固而醇粹毫釐之謬差以千里雖使楊雄相如李杜韓蘇試執筆爲時文亦不能與四子書之神義脗合無間故經義之視詩賦策論其難易蓋什伯相過也從姪叶喈幼卽有能文聲弱冠以五經補博士弟子旣而餽於庠旣而舉於鄉瞬息年間取功名直探懷中物一舉手而得宜其試牘闡墨風行雷動羣奉若千佛經也然叶喈爲文有所以爲文者在故欲學叶喈之文必務爲叶喈之行而後其文可得而學

叶喈天性篤摯取名義如應饑渴濟緩急如救水火而余仙溪仲父鶴聞從兄德量淵湧畔嶃不可測叶喈於庭授耳濡而目染者復深故其爲文也根心而發由衷以達彼徒競於文者以在我之口託爲孔曾思孟之言安得不牴牾而牴基於行者則以孔曾孟之心假諸在我之口雖未卽融合無間要必如櫛弓所云有子之言似夫子蓋其形既正自不至影之傾欹也今叶喈將收拾生平所爲時文剗剔以問世之知文者展篋思之叶喈之學與養其淺深醇駁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十序

宛然其在目余可無犯譽姪之癖而特標叶喈之文之根於性術使人知卽不視文爲博取功名富貴之具如吾叶喈亦未始不遇然則何苦必欲岐文與行而二之也

族叔獻畫先生遺稿序

憶余幼時與族兄五輔友善奇文共賞疑義並析動以古道相切鵠間討論史冊所載昔人行事詳薦從前文章升降醇疵五輔每鑒一議迥出意表其佐余不逮者蓋十八九矣時五輔侍其尊人獻畫先生讀書大林僧舍而余從簡在兄於雷麓之居一日五輔從余所歸大林相掌向先生哦余文先生抵余館啓余篋把余袖曰數十年塵羹土飯令人嘔欲死者今乃一果我殷繼我而起者必子也先生生平沉潛理冠先生尙未及艾今屈指先生辭世已四十三年五輔又多一年余亦潦倒衰頹無用於世能無寥落之感與所幸際復克承先志俾祖若父精魂心血煥然如星日之不可掩劍氣之不可埋以視世倖捷去者

屏山草堂稿

來集卷一序

學其於學庸性理諸書考求前說折衷貫通歸於至

當所手定者皆卓可傳爲文冥搜苦索探幽絕險

雕琢粉黛之語纖巧軟媚之態屏棄之不啻漫溺髫

齡杜門交峯寺三年不窺園舍一出補弟子員遂冠

一軍自是戰菘文壇餼二十人中率皆屈其儕輩時

臨川石臺李公眼高手辣不可一世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顧獨心折先生豈非所謂傾動賢豪間者

耶然文運與習尚遷流而賢者矯時厲俗往往反遭

摈斥彼夫雕琢粉黛纖巧軟媚之夫悉皆先後捷去

而先生朝鑿暮鹽紙牘木榻日與門人子弟屏息攢眉於故紙殘編中以老且死謂非命乎先生所作四

書文甚多不自珍惜稿脫卽爲學徒取去今五輔子際復鈔輯得若干篇暨其父若干篇總爲一帙使余

序因念向者大林雷麓往還之日余與五輔年纔弱冠先生尙未及艾今屈指先生辭世已四十三年五

輔又多一年余亦潦倒衰頹無用於世能無寥落之感與所幸際復克承先志俾祖若父精魂心血煥然

如星日之不可掩劍氣之不可埋以視世倖捷去者

屏山草堂稿

來集卷一序

其身旣等諸輕塵弱草之逝而又使人不復覩其一

字斯可歎也

族節婦鄒氏旌表錄序

族弟庠生桃之妻鄒氏苦節例當得旌乾隆己巳陳其事于學宮督撫學臣彙核會題奉旨建坊其子辰錄其事實冊結暨上下評核之語總爲一帙而請予序予思三綱五常之道所以維持于不墜者其責在學士大夫而非婦人女子所克任荷至婦人女子亦必以此自力不敢稍寬其躬以負疚于其心則爲學士大夫者又當何如故旌表節婦之制雖以崇陰教卽以厲士品也古者節烈奇行于臣子皆克自樹立而又以見士君子遭遇聖明循分自適乃其時會使然而非如節婦之出於有道之世偏多也今節婦旌矣其懿行休聲旣已風閭里示來茲矣而吾且爲哀勉之女節婦子也有學士大夫之責者也母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女母志於溫飽可也母膏沐不施憂吊不與女母遂於聲華可也母朝而紡績暮而補綴女母荒於佚豫可也不出戶庭而師在房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

則有剖心斷舌之慘于婦則有勞面截鼻之痛要皆天傾地陷討無復之不得已鬱勃慷慨以自行其脣臆故世之盛也雖有龍比無由履其危夫之存也雖有共姜奚自明其志蓋天性發越觸於所激而後成耳今天下內外清晏民物恬熙雖海隅日出之鄉雕題交趾之國莫不方物畢獻帖然于尊君親上之義

此時爲臣子者如以臯夔稷契贊屬于廷優焉荐焉惟有奉宣德意歌咏太平而已至於女子之遇雖堯舜在上不能必人人皆壽故自後漢紀烈女以還其

垂徵史冊者時時而間見不必如忠臣義士之必不出於有道之日也此亦足以微治化之隆雖窮巷幽閨皆克自樹立而又以見士君子遭遇聖明循分自適乃其時會使然而非如節婦之出於有道之世偏多也今節婦旌矣其懿行休聲旣已風閭里示來茲矣而吾且爲哀勉之女節婦子也有學士大夫之責者也母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女母志於溫飽可也母膏沐不施憂吊不與女母遂於聲華可也母朝而紡績暮而補綴女母荒於佚豫可也不出戶庭而師在房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

江右古文選敘

文以載道亦以紀事纂言故經爲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經之屬十有三以周公子夏之書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後可也十三經之內別爲五經以檀弓月令諸漢儒之說等於易書詩春秋何與史則歷代各有成書皆出一代名公鉅儒之手而其耳筆摘詞又皆博洽淹雅倜儻多才之士不可謂不慎今試按而核之有能與司馬子長抗衡者乎有能與歐陽永叔詞譽者乎古今號稱子者數十其旨多以毀詆抱一遺編卑者鬼園冊子高者中郎枕秘輒復高自位置憤激矜張若此者如夏蟲語冰捫籥言日尤足悲矣嗟夫集豈易言哉予家所藏文集頗多總而計之唐宋居其三明居其七豈明之人勝于唐宋歟非也蓋文之壽與人之壽相似人之壽有七八十歲者有百歲者上古有數百歲者覩其氣稟厚薄以爲修短唐宋之存者皆其所稟之厚者也明則去今尚近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十一序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十一序

聖賢破壞成法有乖吾道其文惟莊子內篇變幻窅冥怪詭不濁然亦如斷港絕壑止足供漁父樵叟聊一憇息而已無大觀也至于集益難言之其人或聰明才知什伯恒人鄙薄前輩棄書不讀讀之而又心粗氣浮偶一涉目遂謂得之究于古人精神之凝注血脉之流通法律之縝密聲色臭味之辨別未暇細繹以出則其所自爲者可知也又有達官貴人聲名赫奕親戚交遊得其片紙瑜若珠璧造門請謁懇乞詩文者駢肩接踵應接不暇于是延致賓客如淮南

八公之爲八公豈易得其人哉更有山林枯槁之士足不出閭井庭戶之外目不見金匱石室之藏朝夕抱一遺編卑者鬼園冊子高者中郎枕秘輒復高自位置憤激矜張若此者如夏蟲語冰捫籥言日尤足悲矣嗟夫集豈易言哉予家所藏文集頗多總而計之唐宋居其三明居其七豈明之人勝于唐宋歟非也蓋文之壽與人之壽相似人之壽有七八十歲者有百歲者上古有數百歲者覩其氣稟厚薄以爲修短唐宋之存者皆其所稟之厚者也明則去今尚近

難以徵收年齒衰暮不能遠遊向故家舊族乞其藏

本挂一漏萬適增罪過不若近從桑梓之鄉郵寄便易自宋以來歐陽曾王之外得家集若干卷賣肆得若干卷細心採擇丙夜不輟筆之揚之批棟去而米寔存矣淘之汰之瓦礫捐而金碭出矣既不敢畔道離經而干紀事纂言之法亦粗挈其體要以示源流宗派之有所自于以發潛啟秀未必無小補也

應氏試藝選敘

見前明以經義取士宗老傑作頗爲士林稱頌申酉之際寅卯之冠兵燹頻仍家藏圖籍化爲灰燼其存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而已

本朝文教聿興薰蒸涵育百有餘年絃誦之聲偏於山谷甄拔之舉不廢單寒蓋駁駁乎家無異學焉姪叶喈表虞輩最愛蒐輯奇文生平所錄宗師試藝至五六百篇將擇其尤者以問世一日與姪孫樹聲商於予曰從來選局之政必得巨公偉人主之斯可信今傳後如以子若弟爲其父兄以後生小子爲其裔

老無乃不可乎予日奚爲而不可也夫人勤苦以專一業雖至賤且勞如老農老圃之流猶思畜其器物以示後人以志艱難創興之自而其後人亦籍以爲美談津津道述不以爲諱而况鉤深於隱合氣於冥枯心血鏤肝腎視夏日之畦百倍過之曾不少惜使其精神志氣俄焉如輕煙薄霧之散於空中殊可怪也人有欲不死其親者則必爲之具絹素選丹青求

一能貌真者貌之雖或面目脰髮宛爾逼肖而學術之醇疵器識之高下心胸眼孔之廣狹欲想像其萬也其淵源品派脈脉相承則自左國史漢以至於唐宋大家莊列屈宋以至於齊諸桃秘其所嗜樂可知也一舉而孝弟之心悠然生焉奚爲而不可乎況夫校對之事弟子之職他日呈諸巨公偉人巨公偉人首肯而表彰之則其信今傳後也可冀矣于是相與論次以付開雕氏

屏山草堂稿 文集卷一序

一了不可得然且張之於庭歲時則自子孫曾元與凡期功袒免之屬宗族卑幼之輩羅列階下稽首崩角以致其敬何如取其靈府所出之液而守藏之而流布之使人見其學術焉見其器識焉見其心胸眼孔焉其爲不死也不亦多乎記有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此雖爲祭言然義可通也雖爲祖考言然情可推也文章言語之最精者也今吾與子仰而噭俯而吟不啻聲音之我聞笑語之我接矣而在當日或得於風簷或得於鎖院居處可知